

江南水乡古镇,我去过不少地方,幽深的街巷,古朴的民居,纵横的河网,悠闲的乌篷船,精巧的石拱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像一幅立体的水墨画。但见得多了,总感觉似曾相识,大同小异,所以很容易产生审美上的疲劳。而地处杭嘉湖平原,坐落在十字交叉水道上的乌镇,她纯朴秀美的水乡古镇风貌,她沧桑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她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墨之香,如清风,似水汽,一点点弥散开去,漫溢过来,浸润我的心田,让我生出一种别样的无法释怀的感动!

其实,乌镇很早就出现在我的记忆当中。学生时代,读《白杨礼赞》、《风景谈》、《雷雨前》等课时,作为应知应会的文学常识,就知道文章的作者、革命文学家茅盾是浙江桐乡乌镇人,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故乡度过的。后来,阅读茅盾先生的《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小说,就知道这些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都是作家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乌镇及其周边的农村为创作背景的。所以,在没去过乌镇之前,感觉就像老早就已经很熟识似的,心理上没有一点距离感。

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乌镇,称作“中国江南的封面”,保存了最为完整的江南水乡风貌。有人说,她是“中国最后的枕河人家”。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我所看到和感知到的乌镇,的确的确是原汁原味的。她的美与生俱来,仿佛几百年一直都如此,沧桑未变,风景依旧,风韵依然。

乌镇的民居皆沿溪、河而造,街巷毗水而建,傍桥而市。沿河的民居,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撑于河床,上架横梁,当地人称作“水阁”。水阁三面有窗。凭窗观市河风光,听屋底下訇訇有声的水流,看手摇乌篷船从石拱桥下徐徐驶过,那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意境。茅盾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故乡的水阁:“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

散布于街巷里的那些个民俗味很浓的老作坊,都很值得一看。织布、箍桶、木雕、竹编,做姑嫂饼、酿三白酒,这些日常劳作,这些快要消逝了的传统民间工艺和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淡淡的怀旧情绪。位于东大街上的老字号宏源泰染坊,再现了江南蓝印花布传统的民间制作程序。一匹匹晾晒于旷阔场院里的蓝印花布,从云空中、从高高的晾架上如瀑水一样垂挂下来,随风飘荡,轻盈灵动,散发出一种淡雅素朴而又恒久的清香。驻足于这悬垂而下的蓝印花布前,我的心灵感觉特别沉静、安宁。

乌镇东大街上,还有一处名字很诗意叫“晴耕雨读”的古老书院,这里是黄磊、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中演绎爱情故事的一个重要场景吧!情节虽然很简单,但是故事时间跨度很长,人物的情感纠结很耐人寻味,带着菊花茶幽幽的清香!其实,古镇人平静如常、悠闲淡定的日子,似如这桥下的脉脉流水,几乎一成不变。光阴,仿佛在这里停驻了几百年,上千年。

蜿蜒的市河,精巧的石桥,参差的民居,深深的街巷,长长的廊棚,仄仄的河埠头,高高的古戏台……这一路走过看过,似乎前面总有更神秘的景象吸引着我

不一样的乌镇

·刘宏江·

不停地看下去,就像捧读一本颜色泛黄但却十分耐读的线装古书,一页页翻展过去。要是你顺着老街长弄一直走,不大会,就能走到镇子的尽头,走进青青郁郁的桑园之中,走向绿漪荡漾的稻田河浜,走到水网如织、邈远无垠的江南沃野里去。吴冠中大师曾多次来乌镇写生,他以画家独特的视觉,从结构美学的角度描写乌镇时说:“从桑园的枝条间回头看小街的背面,白墙高低起落,黑瓦屋顶时宽时窄,点点彩色衣衫隐现在院墙的角落里……”

最让我心仪的茅盾故居,是我参观游览乌镇的最后一个景点,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茅盾故居位于乌镇观前街和兴华路的转角处,林家铺子的斜对面。这是茅盾家的祖屋,坐北朝南,是江南常见的传统木构架民居建筑,前后共有两幢。前一幢为茅盾先生的卧室、书房,后一幢是两层小楼,是当年茅盾家的厨房、饭堂和起居室。中间的天井里,茅盾手栽的棕榈、天竺和冬青、扁柏等依然枝繁叶茂。虽然处于闹市,但少年茅盾能做到闹中取静,安心读书,并从故乡的土地上汲取丰富的养料。与茅盾故居仅一墙之隔的立志书院,门楣上方写着“茅盾童年读书处”,是少年茅盾在这里读书求学的地方,现已改造为茅盾纪念馆。大门两侧一幅“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的柱联,既是对书院名“立志”二字的注解,也形象地诠释了少年茅盾胸怀一腔文化报国的大志。据介绍,茅盾还在书院求学时,就显现出了不凡的才华和高远的志向,这在他的《论富国强兵之道》、《志在鸿鹄》等作文里表露无疑。一代文学巨匠,便从这里起步,走向文坛、走上革命道路的。徜徉于茅盾先生故居和立志书院,在茅盾先生的半身铜像前留影,既表达对茅公的无比敬仰之情,也希望自己沾染一点点书香文气。

乌镇,不仅以最具标本意义的江南水乡古镇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感觉美不胜收,而且这里还是非常“有故事的地方”,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大量传说掌故,更让这方水土充溢了灵光瑞气。据说,乌镇的夜景也非常之美,流光溢彩,如梦似幻。但此次,我的旅程太显仓促,没能夜宿乌镇,更没有机会在灯月生辉、渔火点点的夜晚游览一番,所以很难想象出她的迷人之处。这份遗憾,留待下回去乌镇时弥补吧!



魅力腾冲 摄影:邵东方

望月

·尹玲玲·

晚。就像在所有的季节里,我酷爱秋季一样,有月光的晚上都是我最爱的晚上。当那如水的清辉播洒在世界万物上,那份静谧;那份祥和;那份朦胧,宛如干涸已久的心田遇到了一场畅快淋漓的甘露,说不出的滋润,说不出的快慰,所有的语言在那样的时刻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显得是那么的浮躁多余。因为月光的明亮;因为月光的清凉;因为月光的忧伤已经洗尽了内心的烦躁和尘垢,让你有一个明镜一样的心灵去面对生活的是是非非、烦烦杂杂。所以,总喜欢在月夜之时,伫立在窗前,听窗下的虫儿低鸣;嗅风中的花儿吐香;观树上的鸟儿振羽;感天上的星星之亮,那份触及于心

的快慰让每次的自己总想放声高歌。记得,小时在农村,乘凉的时候;浇菜归来;和朋友们在做游戏时,不管是繁星漫天的月夜,还是星光点点的月夜,总要高歌一曲。那并不嘹亮,并不婉转的歌喉在寂寥的夜晚总会让自己豪情万丈,热血沸腾,从而觉得歌者的快慰。

昨晚,也是一个溶溶之夜,我在四楼宽阔的楼顶上接到了友人的电话,那份温暖入心的牵挂和关怀让冷风中的自己有一份暖暖的感动,听着友人絮絮叨叨的话语,那份洋溢于心的默契让我们很是珍惜。说着说着,我们一起唱了起来,“月亮抚慰,抚慰着我的心,我的泪水浸湿了月光”,真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疯子”!

披着月之纱衣,在这样一个清凉的夜晚,和挚友在时间的漫步中交谈,洋溢于面的都是笑容,弥漫于心的都是满足。



九天揽月 摄影:李陶

在外学习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一切都波澜不惊,三点一线的生活,让人觉得头脑发涨,昏昏沉沉。而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引起了我诸多的思考……

我们正在吃早餐时,突然有位保洁阿姨,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大声说:“快出去看看,有人从平台上摔下去了,不能动了。”听到这,大部分人停止了吃饭,匆匆跑了出去。我们看到一位女同志躺在大门口石阶旁的平台上,手捂着腰,皱着眉头,脸色苍白,已经不能说话了。有人迅速拨打了 120,有人在询问摔下的原因。突然,有人大声喊:“医院不就在对面吗?我们去喊医生来!”说着就跑向医院。不一会儿就气喘嘘嘘地跑回来了,满脸怒气地说:“什么破规定啊?医院明明就在对面,还要急救中心 120 送病人来,才能急救,真是太呆板了!”大家不断地抱怨着,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120 的到来,不断地安慰着躺在地下的伤者,我们也不敢碰她,生怕加重了她的疼痛。好久好久,120 终于从“遥远”的地方“哎吆、哎吆”地驶来了,医生们从容专业地把她抬上了车,然后呼啦关上了门,转了个方向,驶进了对面的医院。

一次急救就这么结束了,可我们的心里都很不平。为什么医院里的医生不能出来急救,非要 120 送,幸亏不是太要紧,要不然连命没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真不知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都哪儿去了?可能我们不能责怪医院,这可能的确是他们的制度,中国的人不都要遵守单位的规定吗?也不只是医院有这样的规定呀!如你去车站,明明有个大门可以走,保安却告诉你,坐车的人要走后面的小门,你无论怎么说, he 都说,这是规定。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无制度,很多事就无法做了。可是这一次是人命关天,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啊!他们如何能置之不理呢?也许,他们“见多识广”,无视生命的死活,不也经常有报道说是人已经快不行了,可家人钱带的不够,医生不就不抢救吗?非要先交钱,后救人吗?说是规定。哎!真是悲哀,拯救生命的地方,反而成了夺命之地!

当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这样教条的,前几天第一时间报道:一个小伙子因为送人到医院而连闯了好几个红灯,12 分没了,而交通部门却给他开了个“后门”,取消了他的违章记录,还大大表扬了他。我想:我们的单位是不是都应该学习一下,有时,我们稍微变通一下方式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更人性化,这样也会有更多的真善美涌现出来,这不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希望的吗?

见『怪』不『怪』的事

·李凤霞·